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外国少年文学卷

儒勒·凡尔纳 著
(法)

中国和平出版社

● 主编 韩作黎
● 副主编 赵惠中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二)



428
VZ
:5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少年文学卷

44B-6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五)

[法] 儒勒·凡尔纳 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法)凡尔纳(Verne, J.)著;李慕白译. -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7. 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外国少年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80101-816-8/G·683

I. 格… II. ①凡… ②李… III. 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998 号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0.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1-5100 套

ISBN7-80101-816-8/G·683

定价:618.00 元 (全套共 116 册)

四十三、道波湖

有史以来，在岛中心的一片火山喷石中间有一些窟窿崩塌了，因而一下子形成了一个长 25 英里、宽 20 英里、探不到底的深坑。四周山顶上的水都注入了这个其大无比的深坑，这就变成了湖，但是湖底很深，连海锤也测不出它的深度。

这就是那个奇特的道波湖，它海拔 1250 英尺，四周都是 800 米高的山峦俯瞰着。西面是高高的悬岩峭壁，北面远远地有几座长满小树的山峰，东面是一片广阔的湖滨平原，在枝条交错的灌木丛中现出一条路迹，路上点缀着许多闪闪发光的浮石，南面是一片森林，森林那边是一些圆锥形的火山。这一切环绕着那一片汪洋，气势十分壮丽，湖面上奔腾呼啸的风暴不亚于太平洋上的飓风。

这片地区就好像一口很大的锅子，悬挂在地底下的火苗上。地面被地下的火苗烧灼得不住地颤抖。有许多地方渗出腾腾的热雾。地壳裂成了大块的龟纹，就和烤过了火的烧饼一般，无疑地，如果地心的热气不是在 12 英里以外的同加里罗火山口里找到了出路的话，这片高原必然会降落到一个炽

热的熔炉里的。

从湖的北岸望去，这座火山被许多喷火的小山头包围着，山顶上喷着烟云和火焰，就像是人头上装饰的羽毛。同加里罗火山似乎跟一条相当错杂的山系相联。在它的背后，还有一座孤立平原上的鲁阿巴胡峰，峰顶消失在 9000 英尺高空的云雾里。从来没有一个人踏上过这座圆锥形高峰，人们也从来没有探测过它那喷火口的秘密。至于同加里罗的一些山顶，就比较容易上去了，20 年来，已经有比维尔、狄逊和最近的郝支特脱先后三次来测量过了。

这些火山都有它们的传说。巴加内尔讲到：为了争一个女人，同加里罗山有一天和塔腊纳基山吵架，那时塔腊纳基山是同加里罗山的近邻，又是朋友。同加里罗和所有的火山一样，火气大，以至于一发脾气，竟动手打了塔腊纳基。塔腊纳基挨了打，羞愧满面，打从王嘎尼河谷里逃走了，沿途还丢下两块山来，它一逃就逃到了海边，于是就在那里孤独地耸立着，改名叫厄格蒙山。

这时，巴加内尔固然没有兴头讲故事，就是讲，他的旅伴们也没有心思听。那最会捉弄人的命运现在把他们引到了一个新的地区。他们都一声不响地望着道波湖的东北岸。

啃骨魔驶出限卡陀江，就钻进了一条小河，这小河仿佛是限卡陀江的一个漏斗。他又绕过一个尖岬，在湖东面的 300 托瓦兹高的芒伽山的脚下停住了。那里有大片的茆密翁草，

这就是那宝贵的新西兰麻，土人叫作“哈拉克基”。这种植物没有哪一个部分没有用处。它的花供给着一种绝妙的蜜汁；它的茎有一种胶质，可以代替蜡或浆粉的用途；它的叶子更可爱，可以造成多种有用的东西：新鲜的可以当纸用，干了的就有很好的引火的火绒，撕裂了的可以搓绳子，造缆索，织鱼网，分成纤维还可以编成被褥、大衣、席子或麻布，这种麻布染成红色或黑色可以给最高贵的毛利人做衣服。

这种宝贵的茼密翁草，在新西兰的两个岛上，不论是在海边、江边或湖边，到处都可以看到。在俘虏们所到的这个地方，大片的田野都是野生的茼密翁草，它的花呈棕红色，有些像龙舌兰，从叶丛中到处伸出来，它的叶子狭长而锋利，层层密密地形成一片剑林。许多可爱的小鸟——它们都是采蜜者，是茼密翁的老主顾——千百成群地飞着，吸着花心的甜液。

湖水里有大群的鸭子在搜索着食物，这些鸭子的羽毛淡黑色，中间夹杂着灰色和绿色的条纹，它们原都是野生的，现在已经家养了。

离这里约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在一个峻峭的悬岩上出现了一座“堡”，这就是凭天险建成的一座毛利人的城寨。俘虏们在这里下了船，手脚都没有绑，由战士们押着。向那座城堡走去，他们穿过许多茼密翁田和一个茂密的树丛，树丛里的树有长着长青叶子和红色浆果的“桔卡茶”树、嫩头赛过棕榄

菜的澳洲千年蕉，还有可以当黑色染料的“胡油”树。许多闪着金属光彩的大鹑鸽、灰色的圆嘴鹑以及无数长着红肉冠的棕鸟在土人走近时都飞起来了。

格里那凡、海伦夫人、玛丽·格兰特和他们的旅伴们绕了一个大弯之后，终于到达了“堡”的内部。

这座城寨的外墙是一道坚固的栅栏，有 15 英尺高；第二道防线是一排木桩，接着就是一带柳条墙，上面开着枪眼，这就算是内城。内城里是一片平坦的高地，这是“堡”的本身，高地上面矗立着许多毛利式的建筑物，和 40 来所排列得很整齐的小棚子。

俘虏们一到了内城，就看见外面木桩上有许多人头，都不禁毛骨悚然。海伦夫人和玛丽·格兰特都把眼睛转过一边去，她们并不是胆子小，实在是不忍心看。这些头颅都是敌方战败的酋长的头颅，至于他们的身子，早就成了战胜者的食粮了。

啃骨魔住的房子是在城寨的最里边，夹在一些简陋的茅屋当中，房子的后面是一片露天广场，这广场欧洲人准会把它叫作“演武场”。房子的墙壁全是用木桩和树枝编排起来的，墙里面蒙着菲密翁草席。啃骨魔的府第，大小是 20 英尺长，15 英尺宽，10 英尺高，这就是酋长住处。

房子只开一个缺口，可供出入。一块编得厚厚的草帘子，笔直地安着，可以前后推动，这就是门。上面，屋顶延长出来，

好像古罗马人住宅的飞檐。椽头上雕着图形，装饰着这座矮屋，在“华尔铺尼”上，就是说在门外的墙上，还雕着许多奇特的花卉人物供来宾鉴赏，其中有树的枝叶，有象征的图案，有奇禽怪兽，有缭绕的连环花纹，密密的一大片，都出于毛利族的装饰工人之手。

在矮屋的内部，地就是压平了的粘土，几张芦席，几条干凤尾草的稿荐，上面铺着一张用长而软的香蒲叶子编成的垫子，这就是床。屋子中间有一个石洞，就是炉灶，屋顶上也有一个洞，就是烟囱。烟从这个烟囱里冒出去，但是在冒出去之前必先在屋内墙壁上涂上一层烟尘，所以墙壁都黑得发亮。

矮屋旁边还有仓库，贮藏着酋长的食粮和用品：他收获的菲密翁草、山芋、水芋、凤尾草根，以及利用石头传热烧熟这些食品的炉子。更远一点还有几个小院子，养着一些猪羊，这些有用的动物是当年库克船长移殖到这里来的，现在剩下来的已经很少了。此外还有一些狗到处跑着找食吃。那些供毛利人日常宰食的牲畜都养得不十分好。

这一切格里那凡和他的旅伴们一眼就见到了。他们在一所空屋旁边听候那酋长的发落，同时忍受着一群老妇人的辱骂。这群恶婆娘围住他们，向他们伸着拳头，叫嚷着，咒骂着。从她们的厚嘴唇里溜出的几个英文字听来，很明显地她们是在要求立刻给她们报仇。

在这谩骂与威吓的包围当中，海伦夫人表面上很安闲，她

装出镇静的样子，其实她的心里忐忑不安。这位勇敢的妇女拚命抑制着自己的情绪，好让格里那凡爵士沉着到底。那可伶的玛丽·格兰特，她几乎要昏倒下去，约翰·门克尔扶着她，准备用全力保卫她。至于其他的旅伴们，对于这样一顿臭骂，反应各有不同，有的和少校一样，满不在乎，有的像巴加内尔一样，气得咬牙切齿。

格里那凡深怕那班老泼妇向海伦夫人冲来，为了防止发生这样的情况，他直走到啃骨魔面前，指着那一群丑怪，说道：“把她们赶走。”

那个毛利酋长睁大眼睛看了他一下，并不回答他，然后，他一挥手，那一群吵吵嚷嚷的老婆子不响了。格里那凡点点头，表示感谢，接着又慢慢地走回到他的旅伴中间。

这时有百十来个新西兰人聚集到城寨里的广场上来了，有老头子，有成年人，有青年人，其中有一些人闷声不响，愁云满面，在等候着啃骨魔的命令，还有一些人痛哭流涕，哀悼着在最近的战斗中阵亡的亲戚或朋友。

原来在所有响应桑普逊号召起来抗战的酋长当中，只有啃骨魔回到这带滨湖地区，他首先给他的部落报告了起义在限卡陀下游平原地带遭遇失败的情况。他手下跑去保卫国土的200名战士，就有150名没有回来，其中有少数做了俘虏，但是大多数都在战场上牺牲了，他们永远不能重回父母之乡了！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啃骨魔一到，全部落就这样伤心。这次打败仗本来还没有人知道，这时，这不幸的消息立刻传播开了。

在土人中间，内心的哀痛总是要在肉体上有所表现的。所以阵亡战士们的亲友，特别是女人，都拿锋利的贝壳划破自己的面皮和肩膀。血流出来，和眼泪混成一片。伤口愈深就表示哀痛愈切。那些不幸的新西兰妇女，血淋淋的，像疯了一般，看起来真是怕人。

另有一个原因——在土人看来是很严重的——使他们更加伤感。他们所哭的亲友不但是死了，并且连骨头都没有能收回来埋在自家的祖坟里。我们知道，毛利人的迷信认为遗体的保存是关系来世的命运的。于是他们要保存每一个死者的骨头。他们很小心地把骨头收集起来，加以洗刷，刮磨，甚至于还要涂上漆，最后把它放到“乌斗巴”里，就是说把它放到“光荣之屋”里。这种“乌斗巴”都装饰着死者的木头像，像上照原样画着死者在世时身上所刺的花纹。现在这些战士既死在异乡，墓穴就只好空着了，应有的宗教仪式也不能举行了，他们的尸体也只能在野外变成白骨了。

一想到这里，他们更伤心。女人们对欧洲人的威吓刚刚过去，男人们也接着辱骂起来。声音越骂越凶，样子也越来越激烈。他们叫着叫着就要动起手来。

啃骨魔唯恐控制不住他那部落里的过激分子，所以叫人

把俘虏押到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去，这地方是在城寨的另一端，一片壁陡的高岗上面。那是一个大棚子，棚背后又是一座比棚子还高 100 英尺的山岩，再外面是一带相当陡的斜坡子，城寨的这一边就到那儿为止。这棚子是供神的地方，土人叫作“华勒阁”。祭师们——也就是“阿理吉”们常常在这棚子里给新西兰人讲说三位一体的道理，所谓三位，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

俘虏们总算暂时避开了土人的过激行动，大家都在蒹密翁草席上躺下来。海伦夫人实在是疲倦不堪，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了，不自主地倒在她丈夫的怀抱里。

格里那凡把她紧紧抱在胸前，不断地对她说：

“鼓起勇气，我亲爱的海伦！”

罗伯尔刚一关进棚子，就站上威尔逊的肩膀把头从一条缝隙里伸出去。从那里，他可以望见堡的全景，一直望到啃骨魔的矮屋。

“他们在围着酋长开会……”他低声说，“他们挥动着胳膊……他们在叫骂……啃骨魔要说话啦……”

他沉默了几分钟，然后又说：

“啃骨魔说话了……那些野蛮人安静下来了……他们在听他说话……”

“很明显地，”少校说，“那酋长之所以要保护我们，是因为这和他有切身的利害关系。他要拿我们换回他的首领们呀！”

他的战士们是不是同意这样做呢？”

“同意！……他们听他的话……”罗伯尔又说，“现在他们散开了……有的回到自己的棚子里……有的离开城堡了……”

“真的吗？”少校叫起来。

“真的，麦克那布斯先生，”罗伯尔回答，“啃骨魔只和他艇子上的几个战士待在那里。啊！有一个战士到我们棚子这里来了。”

“快下来，罗伯尔。”格里那凡说。

这时，海伦夫人站起来了，抓住丈夫的胳膊。

“爱德华，”她用坚决的语气说，“玛丽·格兰特和我都不能落到这些土人的手里！”

她说完这句话就拿出有子弹的手枪递给格里那凡。

“还有武器！”格里那凡叫起来，惊奇地看着。

“是啊！毛利人是不搜女俘虏的。不过这支枪是为着打我们自己的，爱德华，不是打他们的！……”

“格里那凡，”麦克那布斯连忙说道，“快把这枪藏起来！还没有到时候哩……”

手枪藏在爵士的衣裳里。挡着棚门的那块草帘忽然翘起来。一个战士出现了。

他用手势叫俘虏们跟他去。格里那凡和他的旅伴们穿过那座堡垒，到了啃骨魔的面前。

那酋长的周围聚集着他的战士们。在波海文那河口驾着小艇和啃骨魔会合的那个酋长也在里面。他是个40岁的人，体格健壮，相貌凶暴。他的名字叫卡拉特特，新西兰语就是“好发脾气”的意思。啃骨魔对他相当敷衍，看他脸上所刺的花纹那样细致，就知道他在部落里地位也很高。从观察看得出他俩是有矛盾的。少校觉得卡拉特特的势力很使啃骨魔怀疑。他们两人共同指挥着限卡陀区的许多大部落，彼此权力相当。所以在两个人的谈话中，啃骨魔的嘴上尽管微笑着，眼睛里却露出很深的敌意。

啃骨魔开始问格里那凡了。

“你是英国人吗？”他说。

“是英国人。”爵士毫不迟疑地回答，他深信这个国籍可以使俘虏交换工作更顺利地进行。

“你的旅伴呢？”啃骨魔又问。

“我的旅伴们也和我一样都是英国人。我们是旅行的，是沉了船的受难者。但是，我们并没有参加过这个战争。”

“管你参加没参加！”卡拉特特粗暴地回答说，“英国人都是我们的敌人。你们的人侵略我们的岛屿！你们的人烧掉我们的村落！”

“他们做得不对！”格里那凡用庄重的声音回答说，“我说的是真的，并不是因为我落在你的手里才这样说。”

“听我说，”啃骨魔又说，“我们的‘脱洪伽’——奴衣·阿头

的大祭师，落到你们英国人手里去了，他成了‘白皑卡’的俘虏。我们的大神叫我们把他赎回来。我本想剜你的心，把你们的头永远挂在这栅栏的木桩上！无奈奴衣·阿头已经吩咐过了。”

啃骨魔原来一直是镇静的，现在说着这几句话的时候气得直抖，满脸是凶恶的恼怒。

接着，过了一会儿，他冷静下来说：

“你相信英国人肯拿我们的‘脱洪伽’换你吗？”

格里那凡迟疑了一下，他注意观察着那毛利酋长的脸色。

“我不知道。”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你说呀，”啃骨魔又逼问，“你这条命可抵得上我们的‘脱洪伽’的命？”

“抵不上，”格里那凡回答，“我在我们这群人中间既不是首领，又不是祭师！”

巴加内尔愣住了，用极惊讶的目光望着格里那凡。

啃骨魔仿佛也同样地惊讶。

“那么，你是没有把握了？”他说。

“我不知道。”格里那凡又说。

“你的那班人不肯接受你，和我们的‘脱洪伽’调换吗？”

“拿我一个人去换肯定不成。”格里那凡又说，“拿我们这些人一齐去换也许可以。”

“我们毛利人是一个换一个。”啃骨魔说。

“你先拿这两位妇女去换你的祭师吧。”格里那凡说，指着海伦夫人和玛丽·格兰特。

海伦夫人想奔到丈夫跟前。少校把他拉住了。

“这两位女人，”格里那凡边说边向她俩鞠着躬，“在它们的国家里有很高的地位。”

那酋长冷静地看着他面前的那个俘虏，嘴唇上泛起一个险恶的微笑，但是他几乎立刻就把这微笑忍下去，用怒不可遏的声音回答说：

“你这该死的欧洲人，你还想拿假话来骗我啃骨魔吗？你以为我啃骨魔的眼睛看不透人家的心吗？”

说到这里，就指着海伦夫人：

“她就是你的老婆！”他说。

“不是他的，是我的。”卡拉特特叫起来。

接着那酋长就推开那些男俘虏，把手放在海伦夫人的肩膀上，海伦夫人一下子脸都变白了。

“爱德华啊！”她慌忙叫起来。

格里那凡一声不响，举起胳膊。砰的一声枪响，卡拉特特倒地死了。

这枪声一响，土人像浪潮一般从各棚子里涌出来。门前广场立刻塞满了人。许多胳膊向着那名不幸者举起来。格里那凡的手枪被人家从他的手里夺去了。

啃骨魔用离奇的眼光向格里那凡看了一眼，接着，他一只

手掩护着凶手的身体，另一只手挡住向俘虏奔来的群众。

最后，他的声音终于压下了那片叫嚣：

“神禁！神禁！”他叫着。

土人们听到这句话，立即停住不动了，俘虏们总算在这种超人权威的保护下，没有吃到眼前亏。

不一会儿，他们又被押回临时牢狱。但是罗伯尔和巴加内尔不见了。

四十三、骇人的葬礼

部落的首长是啃骨魔同时又是“阿理吉”，这种事例在新西兰本来是很多的。他有祭师的权威，他就根据这个权威可以对一些人或物来用“神禁”作保护。

波里内西亚土人中通行的一种风俗，是所谓“神禁”。一个个人或一件东西一旦被“神禁”，登时就不许任何人接触或使用。按照毛利族的教规，谁伸出亵渎神的手触到被“神禁”的人或物，就会侵犯神怒，被神处死。而且，纵然神对这种亵渎行为迟迟不报复，祭师们也会很快执行的。

“神禁”，除掉在若干日常生活的场合有了固定的习惯而外，一般都由酋长根据政治的目的随时宣布。一个土人在许许多多的情况下都可以受到好几天的“神禁”，比方，在剪发的时候，在刺花的时候，在造独木舟的时候，在造房屋的时候，在他得重病的时候或死的时候。假使河里的鱼捕的人太多了，养不起来，或者地里种的甜芋刚长成时怕人践踏，为了经济上的目的，这些东西也可以用“神禁”来保护。一个酋长若是想防止闲人来搅乱他的住宅，他就把住宅“神禁”起来；如果他想